

《认识台湾》教科书

评析

■ 陈孔立 等著 ■ 九州图书出版社



《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

陈孔立等 著

九洲图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台湾》教科书译析/陈孔立等著.-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3

ISBN7-80114-387-6

I. 认… I. 陈… III. ①认识台湾-研究-文集②台湾问题-研究-文集 IV.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651 号

《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市委党校2号楼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119千字

印张: 5.5

版次: 1999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80114-387-6/D. 25

定价: 8.00元

目 录

- 《认识台湾》(历史篇)评议 陈孔立(1)
- 不容青史尽成灰
- 对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
 (社会篇)“非中国化”倾向的批判 李祖基(9)
- 论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政策
- 兼驳所谓的“放任”论 李祖基(28)
- 台湾原住民都属于南岛民族吗? 达 源(45)
- 台湾是中华文化还是多元文化 达 源(58)
- 子虚乌有的“延平王国”
- 论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
 对郑氏政权的杜撰 邓孔昭(75)
- 教科书怎能这样不注重史实的准确
- 论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
 第四章几处明显的史实错误 邓孔昭(87)
- 关于日据后期台湾“工业化”问题的剖析 杨谊德(107)
- 是殖民主义,还是经济发展 杨谊德(131)
- 也谈如何客观公正地认识台湾 陈小冲(136)
- 一部新编《台湾治绩志》?
- 评《认识台湾》(历史篇)第七、八章 陈小冲(146)

一部歪曲历史分裂祖国的教材	
——解读《认识台湾》教科书·····	杨毅周(158)
为何不让学生正确认识台湾·····	龚书铎(162)
《认识台湾》要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样的教育·····	
·····	吴履平 王宏志(166)
《认识台湾》意欲何为·····	褚亚平(170)

《认识台湾》(历史篇)评议

陈孔立

1997年台湾编出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引起各界的议论，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它展开批评。该书社会篇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正胜表示，他们“决心要超越统独意识，编出忠于历史的教科书，结果现在引起各党派的批评，不正显示出其客观性吗？”该书历史篇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秀政则认为他们“不论统独，单纯描述史实”，却受到批判，而感到委屈，他大声疾呼“让编审客观中立，政治干预可以休矣”。据我所知，该书编委会确实有不少对台湾历史做过相当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确实不希望受到政治的干预，而希望能够编出忠于史实的教科书。可是，最终拿出来成果，却和他们的愿望有很大差距，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干预的痕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以下我们根据预计在1997年8月出版的《认识台湾》(历史篇)“专供教师研习使用的”“模本”加以评论。

有尊重史实、客观中立的一面

该书毕竟是由许多历史学者参与编写的，如果全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来编写，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在该书中可以看到有尊重史实、客观中立的一面。例如：

一、书中提到“十二世纪前半叶，已有汉人移居澎湖，并且到台湾从事贸易和短期居住”；“郑氏还大量吸纳中国大陆移民来台垦殖”；“由于闽、粤人陆续大量的移民来台，汉人的垦殖范围不断扩张”；“清领台湾以后，有愈来愈多的汉人移民来台”等等。这可以说明是谁在开发台湾中起主要作用。如果能够举出清代前期人口激增的事实，就更有说服力。

二、在介绍台湾建省后的建设时，该书指出“台湾已经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行省”。这是从史实上批驳了“日据当初，台湾是荒芜之地，可说是世界上最落伍、最野蛮的地方”之类的谬论，同时也是对“只有日本统治才使台湾开始进步”的观点给予澄清。

三、该书指出，在日本统治时期，“经济上，初期改革农业，使台湾成为日本稻米和蔗糖的供应地；后期推动工业化，台湾成为日本南进的补给基地”。这是在经济上揭露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实质。这和鼓吹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面朝资本主义化发展”，“日本为台湾带来产业的开发、工业的发展，使台湾走上现代化的路”之类的观点显然有本质的差别。诸如此类的尊重历史、客观中立的写法是值得肯定的。

政治干预的表现

正如黄秀政教授所说，他们的编委会“力求兼顾不同政治主张的学者”。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完全不带政治观点地参加编审工作。树欲静而风不止，主持人希望客观中立，参与者则未必大家都能做到。实际上，从编审过程和编审的结果，我们不难找出政治干预学术的迹象：

一、关于“基本共识”。黄秀政指出：“课程标准草案研订期间，对台湾的定位虽有‘台湾的台湾’与‘中国的台湾’之争论，但最后终能各让一步，取得以客观中性的用词来解读台湾历史的共识。”^①又说：“当时大家都有共识，不论统独，单纯描述史实。”^②这告诉我们，不同政治主张的学者曾经就台湾的定位问题进行过争论，结果不是一方说服另一方，而是“各让一步”。但是，这显然是黄教授个人的看法，编委中的其他人不一定有同样的理解。例如郑梓教授，他认为不同主张的学者难免各持所学、各逞己见，但宽容、平和与节制，不过却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至少坚持住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③这说明主张“台湾的台湾”与主张“中国的台湾”进行争论的结果，并非“各让一步”，而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即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取得了胜利，而主张“中国的台湾”的一方不得不做出让步，使得编审过程中在台湾定位上远离了“中国的台湾”。本书中的许多问题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它使得“单纯描述史实”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这就是政治干预学术的要害所在。我们不是简单地反对“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关键要看排斥“中国的台湾”的观点是不是可以代表“台湾人的观点”，这是在获得“基本共识”时必须弄清的问题。

二、关于“台湾历史的特色”。如果按照“单纯描述史实”的主张，在国民中学（相当于祖国大陆的初中。下同。——编者注）教科书中完全没有必要写这样一段，决定要写，显然出自政治的需要。由于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未有认真深入的研究，只靠在编写过程中的“研发”，不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匆匆忙忙写进教科书，这并不是“对知识、对学术负责”的态度。王仲孚教授提出，“个人的学术特殊观点，在没有透过著作，并经

学术界检验之前,不可放入教科书当实验品”。^④我同意这种看法。所谓历史的特色,应当是指那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你有他也有,就不能算特色了。特色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台湾历史的特色应当是台湾与周边地区相比较,与中国其他行省相比较,看出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该书所列台湾历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对外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兴盛,冒险奋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这四点。这算不算是特色呢?起码它从未获得学术界的共识或公认,不能轻易地写进教科书。如果稍做推敲,就会看出不少问题。例如,多元文化是不是台湾历史的特色?杜正胜先生写道:“举世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各地民族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华夏文化,成为汉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前身,有共同性但仍然保留特异性”。^⑤可见,多元文化不是台湾所独有,也不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再如,对外关系密切和国际贸易据点,台湾从明末开始与外国逐渐有所接触,而在此之前很久很久,福建的泉州就已经是国际大港了;从荷兰统治时期到郑氏时期,台湾对外贸易都与大陆各港口有密切关系;到了清代前期,台湾与外国几乎没有来往,正如林满红教授所说,“1683年清朝统治台湾以后,到1860年台湾对西方开放贸易以前,大陆却几乎成为台湾对外贸易的唯一对象”。^⑥所以,书中所说在清代前期,“台湾又再度成为国际贸易据点”是与史实不符的,需要改正。到了清代后期,开放五口通商,福建省的福州、厦门先在40年代开港,60年代才开放淡水、鸡笼、打狗、安平。当时与外国贸易最主要的口岸是上海和广州。可见对外关系和国际贸易能不能算是台湾历史的特色,还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

实际上,台湾历史是有其特色的。例如,台湾曾经被荷兰

侵占达 38 年,被日本殖民统治了 50 年,这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台湾与其他地区相比,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地区,也是最迟建立行省的一个地区,台湾主要是由大陆移民开发的,因而台湾与闽粤两省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台湾与众不同的地方,似乎可以算是台湾历史的特色。这里只是举些例子,抛砖引玉,并说明“台湾历史的特色”这个题目是值得进行一番研究才能做出结论的。至于为什么要把不是特色的东西说成是特色呢?除了政治干预以外,很难做出解释。

三、不应有的“历史失忆”。由于“中国的台湾”受到排斥,有些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失忆”了。例如,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归福建晋江县管辖,这是中国政府在澎湖地区设置的行政机构,为什么不提?与此相关的,宋朝在澎湖驻军,隋朝在“流求”(台湾)的活动,三国时代吴国军队到达“夷洲”(台湾),也都“失忆”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写到“通商港口之开放”的背景时,没有放在外国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使得读者以为列强只是对台湾感兴趣。写到“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时,不讲当时全国的形势,只讲行政长官公署的措施失当,是无法讲清历史真相的。

四、“中性”的用词也有它的立场。用“郑成功‘进取’台湾”,而不用“收复台湾”,似乎作者用的是中性的表述,实际上却反映了对领土主权的看法问题;用“甲午战后,日本‘取得’台湾”,而不用“侵占”“占领”,这样的中性用词,实际上掩盖了日本的侵略罪行。正如日本有人把入侵他国“中性”地称之为“进出”,台湾有人把“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改用中性的“终战”,这都不是什么“客观中立”,而是明显地表达了其政治倾向。反之,采用过去几十年不曾用过的、近年来才制造出来的、

非中性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取代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表述近几十年的历史阶段，更是留下了政治干预的深深烙印，难以洗刷。附带地说，把“未来展望”写入历史教科书，完全是外加的。历史是讲过去，不讲现在，更何况未来。这样写法，除了“制造舆论”“政策宣示”以外，还能做何理解？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如何正确表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既要批判其黑暗面，又不忽略其光明面”，似乎是“客观中立”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内容的选择、资料的取舍、所占的份量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该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变迁”，从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遍、守时观念的养成、守法观念的建立、现代卫生观念的建立等五个方面，集中地介绍了“日本现代化带来的光明面”。

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迁，一般地说，在这个项目之下，应当讨论有关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人口等方面的变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和清代后期相比，重大的变迁至少可以列举如下：日本殖民地官僚体系取代了清朝官员的统治地位；在清代后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西方外国资本受到日本的排挤，而陆续退出台湾；原有的银行—洋行—妈振馆（merchant）—茶行的经营模式逐渐被淘汰；原来垄断两岸贸易的郊商相继衰落，大陆资本势力日益式微；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台湾，日本资本家集团在台湾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可是，该书在“社会变迁”之下，不提这些重大的变化，而不惜用大量的篇幅，有选择地、突出地介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中的某些变化，并且只讲其“光明面”，所占的份量竟然超过第三节

反抗日本的“社会运动”。这就不只是知识问题，而是显示出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主事者的苦衷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分析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杜正胜、黄秀政两位先生的讲话。

杜先生认为该书引起各党派的批评，正说明该书的客观性。各党派的批评可能有其独特的立场，可是不能因为有各党派的批评，就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泛政治化”，以此来拒绝所有的批评。仅就本文所提的一些问题就可以看出，所谓客观性是很成问题的，是否“忠于历史”，不能自我鉴定，还需要经过学术界的检验。

黄教授作为该书编审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希望能够排除“政治干预学术”的困扰，力求“客观中立”。经过二十次的讨论，才达到“不论统独，单纯描述史实”的共识，又经过三十次会议，花了两百个小时，才写出课本，可是却受到各方的批评，他感到相当委屈。吴文星教授说，每个章节都经过多次讨论，“经过这样的程序，几乎不可能还存在个人的意见”^⑦。现在要黄教授为不是他的“个人意见”的东西负责，他的苦衷和委屈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黄教授却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基本共识”无法落实？为什么会留下不少政治干预的痕迹？看来“政治干预”似乎贯穿着整个编审的过程。所以，如何对待“政治干预”，不论是从编审委员会内部，还是从外部、从上面来的干预，已经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编审会的负责人需要研究的学术以外的课题了。

注 释：

①②台湾《中国时报》1997. 6. 6。

③台湾《联合报》1997. 6. 6。

④同上, 1997. 3. 20。

⑤同上, 1997. 3. 28。

⑥林满红：《四百年来的两岸分合》，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4年版，第22页。

⑦台湾《中国时报》1997. 6. 6。

不容青史尽成灰

——对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社会篇)“非中国化”倾向的批判

李祖基

近年来台湾当局以重视本土教育为名,推出了一套国民中学《认识台湾》教科书(包括(历史篇)、(社会篇)、(地理篇))。该教科书充满着浓厚的“非中国化”倾向,刻意回避、淡化历史上台湾与祖国大陆源远流长的关系;把有文字记载的台湾历史说成是自公元1600年开始;把17世纪初的台湾说成是“国际竞争时期”;书中还说“从17世纪开始,中国大陆的汉人陆续移来定居”等等。台湾的历史真的是从1600年开始的吗?中国人是不是从17世纪才开始移居台湾的呢?17世纪初的台湾真的是国际竞争时期吗?请看下面的历史事实。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台湾

台湾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台湾的称呼不太一样,但中国历代古籍文献中都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则是相同的。《尚书》禹贡篇记道:“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个“岛夷”指的即是台湾的原住民。^①这是世界上关于台湾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西汉时称台湾为“东鯤”。《汉书》地理志记曰：“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②台湾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圆山文化层中曾发现殷代铜簇。据考古学家的分析，铜簇传至台湾，时间应在汉代之际。^③由此可证《汉书》的“岁时来献”，即当时大陆与台湾已有经常性的交往的记载是言之有据的。

三国时称台湾为“夷州”。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对夷州有详细的描述。该书虽已佚失，但《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后汉书·东夷传注》及《通鉴注》中均有辑录，其有关夷州的记载如下：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藪。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合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纹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觔矛以战斗耳。磨励青石以作矢簇、刀斧、钁贯、珠珣。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滷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为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槽贮之，用大竹筒七寸饮之。歌似犬噪，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头脑，驳其面肉，取犬毛染之，以作须眉发。编贝齿以作口，出战斗临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夷王所服。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

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以彰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上前一齿。^④

从夷州的地理位置、气候、地形、物产来看与台湾相符。至于居民猎首、凿齿等风俗习惯更可从相关的古籍记载及台湾原住民的实际生活中得到印证。如“髡发”之俗在清代台湾原住民中仍有残留。黄叔瓚《台海使槎录》记道：“东、西螺番，幼时剔发，约十余岁留发；待成婚后剔去周围之发。”^⑤《东瀛识略》亦云：“亦有男番剃其半留其半者。”^⑥所以《临海水土志》中的夷州非台湾莫属。

隋朝开始称台湾为“琉球”或“瑠求”，《隋书》陈稜传和东夷传流求国条对台湾都有详细的记载，后者记道：“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随着大陆与台湾交往的日渐频繁，宋代开始关于台湾的记载也较以前更加详切。宋代泉州市舶司赵汝适的《诸蕃志》，对台湾和澎湖均有记载：“琉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与其密迩，烟火相望”。^⑦《宋史》琉球国条云：“琉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元代旅行家南昌人汪大渊曾亲至台湾，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对澎湖和台湾都有记述。《元史》瑠求条则记道：“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福、兴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瑠求相对。”^⑧

明代为了与琉球（今冲绳）相区别，改称台湾为“小琉球”，有的也称为“东番”、“北港”。连江人陈第和莆田人周婴分别著有《东番记》，都是关于台湾的极有价值的资料。^⑨两者都记有台湾各处具体的地名，如“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

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⑩其中“大员”，有的文献亦称为“大圆”，或“台员”，原是闽南人对台湾南部沿海的一个地方的称呼，在泉州沿海一带的闽南语中，“大员”与“台湾”的读音是完全相同的，后来即由此演变成为对整个岛屿的称呼。

二、中国政府最早开始经营台湾

中国对台湾的经营可以追溯到距今 1700 多年的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230 年）春正月，遣将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但得夷州数千人还。”^⑪孙权出师台湾的主要目的是为收编其人众，以补充兵源。虽然这次出征未能正式将其收归统治，但以政府的力量来经营台湾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考古学家凌纯声认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描写夷州的资料即得自于这次经营台湾的行动。

中国政府第二次经营台湾是在隋朝。据《隋书·东夷列传》所载：“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⑫“明年，帝复令朱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⑬这两次的“访求”与“慰抚”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故大业六年，隋炀帝有进一步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征伐流求之举。

尽管隋朝对台湾的经营未能达到建立正常关系的目的，